

釋文瑩 湘山野錄

釋文瑩 玉壺清話

范鎮 東齋記事

趙抃 御試備官日記

宋敏求 春明退朝錄

全宋筆記

第一編 六

大象出版社

全宋筆記

第一編
六

大象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全宋筆記. 第一編 六/朱易安 傅璇琮等主編.
—鄭州:大象出版社,2003. 10
ISBN 7-5347-3207-7

I. 全... II. ①朱... ②傅... III. 筆記—中國
—宋代—選集 IV. Z429.44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3)第 083491 號

全宋筆記		第一編 六	
特約編輯	陳新		
責任編輯	郭一凡		
整體設計	張勝		
出版發行	大象出版社		
	鄭州市經七路25號(450002)		
製版	上海杰申電腦排版有限公司		
印刷	河南第一新華印刷廠		
版次	2003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		
開本	640×960 1/16 19印張		
字數	177千字		
印數	2000冊		
定價	(精)33.50元 (平)28.50元		

顧問 王水照 朱瑞熙 徐規

主編 朱易安 傅璇琮 周常林 戴建國（常務）

編纂委員會（以姓氏筆劃爲序）

朱易安 李亞娜 周常林 俞鋼 查清華 耿相新
徐時儀 陳新 張劍光 傅璇琮 虞雲國 戴建國

目
錄

湘山野錄	釋文瑩撰	一
玉壺清話	釋文瑩撰	八一
東齋記事	范鎮撰	一八九
御試備官日記	趙抃撰	二四三
春明退朝錄	宋敏求撰	二四九

◎釋文瑩撰

湘山野錄

鄭世剛

整理

點校說明

《湘山野錄》，釋文瑩撰。文瑩字道溫，一說字如晦，錢塘（今浙江杭州）人。曾居杭州西湖之菩提寺。文瑩的生平、俗姓，史籍缺乏記載，與他曾周旋過往二十年的劉贊，亦僅記其「喜讀書，才思清拔，久以詩聞於人，而不知其始何為落於方袍中也」。據本書及《玉壺清話》的有關記述，可知他主要活動在真宗至神宗四朝，曾以詩游歷士大夫間。并持蘇舜卿（子美）書晉謁歐陽修，「迨還吳，蒙詩見送」，反映了其「交游盡館殿名士」。有詩集《渚官集》，已佚。鄭獬《鄖溪集》，劉贊《忠肅集》中均有《文瑩師詩集序》。

《湘山野錄》，成書於神宗熙寧中荊州之金鑾寺，故以「湘山」為名。內容都為記述作者所見所聞，雖不免亦有與事實出入及涉及神怪處，但大多都可「與史傳相印證」。如《續湘山野錄》「祖宗潛耀日」條記載太祖薨逝、太宗繼位事，為李燾采入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，以致「燭影斧聲」，成為千古疑案。後世史家雖對此事論說不一，但沒有人懷疑書中所載的事實經過，顯示其一定史料價值。

本書《宋史·藝文志》著錄為三卷，《郡齋讀書志》著錄為四卷。今見明清以來的本子，都作上中下三卷及《續錄》一卷，與《郡齋讀書志》合。而《文獻通考》却著錄為《湘山野錄》三卷、《續

錄》三卷，《鐵琴銅劔樓書目》著錄與《通考》同。惜六卷本書今不存。这次整理，以汲古閣《津逮秘書》本為底本，校以《學津討原》本（簡稱學津本）、《學海類編》本（簡稱學海本）、吳興張氏刊本（簡稱張本）等。《說郛》（委宛山堂本）及《宋人軼事彙編》中的引錄，有多出本書的內容者，雖屬可疑，仍附於本書卷末，供讀者參校。

目録

卷上

六

卷中

二五

卷下

四三

續湘山野録

六一

附録

七九

校勘記

【一】時宋湜宋白蘇易簡張洎在翰林 按下文內容「宋湜」兩字當是衍文。

【二】手染一疏以求免「染」，學海本作「繕」。

【三】止以奇牒妙墨「牒」，學津本、學海本、張本作「牋」。

【四】聞前代興亡及崩薨篡弑之事以自省戒 按自此句始至下條「入西」二字止原缺，下條末原有小注「首行有缺誤」五字，據學津本、張本補。本條「聞前代興亡」字樣前，亦尚有殘缺。

卷上

真宗即位之次年，賜李繼遷姓名，而復進封西平王。時宋湜、宋白、蘇易簡、張洎在翰林【一】，俾草詔冊，皆不稱旨。惟宋公湜深蹟上意，必欲推先帝欲封之意，因進辭曰：「先皇帝早深西顧，欲議真封，屬軒鼎之俄遷，建漢壇之未逮，故茲遺命，特付眇躬。爾宜望弓劍以拜恩，守疆垣而效節。」上大喜，不數月參大政。

皇祐中，明堂大享，時世室亞獻無宮僚，惟杜祁公衍以太子太師致仕南京，仁宗詔公歸以侍祠。公已老，手染一疏以求免【二】。但直致數句，更無表章鋪敘之飾，止以奇牒妙墨【三】臨帖行書親寫陳奏：「臣衍，向者甫及年期，還上印紱，天慈極深，曲徇私欲。今犬馬之齒七十有三，外雖支持，中實衰弊。且明堂大享千載難逢，臣子豈不以捧璋侍祭為榮遇，臣但恐顛倒失容，取戾非淺。伏望陛下察臣非矯，免預大禮，無任屏營。」

聞前代興亡及崩薨篡弑之事以自省戒【四】，而卿等掩隱不說，今後除君臣不可聞之事外，自餘皆宜明講。後值說《禮記》及《檀弓經》有「君即位而為裨，浦亦反。歲一漆之。」鄭注云：「裨，著身棺也。王者禮繁，當預備。歲一漆之者，若其未成然。盡諸公議，不忍明說，貼黃掩之。上以拍揭起潛窺。迨講退，留宋尚書祁以問之。宋備陳其義。上曰：

「當筵盍顯說？」宋謝曰：「臣子所不忍言，致上昧天鑒，臣等死罪。」仁宗笑曰：「死生，常理也，何足憚焉？」

【五】

王文正公旦釋褐知臨江縣
「正」原作「貞」，據學海
本及《宋史》卷二八二《王
旦傳》改，下同。「臨江
縣」，《宋史》本傳作「平
江縣」。

王文正公旦釋褐知臨江縣【五】，時獄有合死囚，公一夜不寐，思以計活之。方五鼓，空中人喝直更速起，相公將出廳。果斯須開堂門升廳，急呼死囚出問。公之父晉公祐嘗曰：「此兒異日必為三公。」因手植三槐於庭以待之，有作詩紀其事者甚多。晉國知制誥二十餘年，最號淹遲，文正知誥與父相去不十年，入西掖，牆壁間其父翰墨手澤猶在，坐卧不易處。長城錢公若水風鑒最高，與公同直史館，謂人曰：「王子明既貴且壽，吾進用雖在其先，皆所不及也。」果長城公後四十卒。

孫集賢冕，天禧中直館幾三十年，江南端方之士也，節概清直。晚守姑蘇，甫及引年，大寫一詩於廳壁，詩云：「人生七十鬼為鄰，已覺風光屬別人。莫待朝廷差致仕，早謀泉石養閑身。」去年河北曾逢李，見素。今日淮西又見陳。或云：陳李二公被差者也。寄語姑蘇孫刺史，也須抖擻老精神。」題畢，拂衣歸九華，以清節高操羞百執事之顏。朝廷嘉之，許再任，詔下已歸，竟召不起。王冀公欽若，里閭交素也。冀公天禧中罷相，以宮保出鎮餘杭，艤舟蘇臺，歡好款密，醉謂孫曰：「老兄淹遲日久，且寬衷，當別致拜聞。」公正色曰：「二十年出處中書，一素交潦倒江湖，不預一點化筆；迨事權屬他，出廟堂數千里為方面，始以此語見說，得為信乎？」冀公愧謝，解舟遂行。

【六】
知杭州 學津本、學海本、
張本作「知南京」。

【七】
公後鎮南京 同上諸本作
「鎮西京」。

【八】
孤飛殊不擬鴛鴦「擬」，
學津本、張本作「礙」。

【九】
其書曰十議 《宋史》卷四
五七《种放傳》作「時議」
十三篇，其目曰：《議道》、
《議德》、《議刑》、《議器》、
《議文武》、《議制度》、《議
教化》、《議賞罰》、《議官
司》、《議軍政》、《議獄訟》、
《議征賦》、《議邪正》」。

夏英公竦每作詩，舉筆無虛致。鎮襄陽時，胡祕監旦喪明居裏，性多猖躁，譏毀郡政。英公昔嘗師焉，至貴達，尚以青衿待之，而不免時一造焉。一日，謂公曰：「讀書乎？」曰：「郡事鮮暇，但時得意則為絕句。」胡曰：「試誦之。」公曰：「近有《燕雀詩》，云：燕雀紛紛出亂麻，漢江西畔使君家。空堂自恨無金彈，任爾啾啾到日斜。」胡頗覺，因少戢。慶曆初，被召真拜，將屆闕，以言者掣罷，除使相、知杭州【六】。到任以二闕寄執政，曰：「造化平分荷大鈞，腰間新佩玉麒麟。南湖不住栽桃李，擬伴沙禽過十春。」又曰：「海鴈橋邊春水深，畧無塵土到花陰。忘機不管人知否，自有沙鷗信此心。」公後鎮南京【七】，時張相昇知諫垣，以一詩諷曰：「弱羽傷弓尚未完，孤飛殊不擬鴛鴦【八】。明珠自有千金價，肯與游人作彈丸。」卒不敢以一言及之。

真宗初，詔种隱君放至闕，以敷對稱旨。日既高，中人送中書膳，諸相皆盛服俟其來，种隱君韋布止長揖而已。楊大年聞之頗不平，以詩嘲曰：「不把一言裨萬乘，祇又雙手揖三公。」上聞之，獨召楊曰：「知卿有詩戲种某。」楊汗浹股慄，不敢匿避。又曰：「卿安知無一言裨朕乎？」出一皂囊，內有十軸，乃放所奏之書也。其書曰《十議》【九】，所謂《議道》、《議德》、《議仁》、《議義》、《議兵》、《議刑》、《議政》、《議賦》、《議安》、《議危》，石守道《聖政錄》有之。俾大年觀之，從容奏曰：「臣當翊日負荆謝之。」

張尚書詠鎮陳臺，一日，邸報同年王文正公旦登庸，乖崖色不甚悅，奮鬚振臂謂客

曰：「朝廷安肯用經綸康濟人乎？賴余素以直節自誓，束髮登仕，無兩府之志。」時幕中杜壽隆者，乘其語而悅之曰：「賤子素知公無兩府意。」遽問曰：「此吾胸中蘊畜，子安得預其知乎？」杜曰：「某蓋昔嘗誦公《柳詩》『安得辭榮同范蠡，綠絲和雨繫扁舟』之句，因所以知之。」愠少解。

乖崖公太平興國三年科場試《不陣成功賦》，蓋太宗明年將有河東之幸，公賦有「包戈卧鼓，豈煩師旅之威；雷動風行，舉順乾坤之德。」自謂擅場，欲奪大魁。夫何有司以對耦顯失，因黜之，選胡旦為狀元。公憤然毀裂儒服，欲學道於陳希夷，搏趨豹林谷，以弟子事之，決無仕志。希夷有風鑒，一見之謂曰：「子當為貴公卿，一生辛苦。譬猶人家張筵，方笙歌鼎沸，忽中庖火起，座客無奈，惟賴子滅之。然祿在後年，此地非棲憩之所。」乖崖堅乞入道。陳曰：「子性度明躁，安可學道？」果後二年，及第於蘇易簡榜中。希夷以詩遺之云：「征吳入蜀是尋常，鼎沸笙歌救火忙。乞得江南佳麗地，卻應多謝腦邊瘡。」初不甚曉，後果兩入蜀定王均、李順之亂，又急移餘杭，剪左道僧紹倫妖蠱之叛，至則平定，此征吳入蜀之驗也。累乞閑地，朝廷終不允，因腦瘡乞金陵養疾，方許之。

張乖崖成都還日，臨行封一紙軸付僧文鑒大師者，上題云：「請於乙卯歲五月二十一日開。」後至祥符八年，當其歲也。時凌侍郎策知成都，文鑒至是日，持見凌公曰：「先尚書向以此囑某，已若干年，不知何物也，乞公開之。」洎開，乃所畫野服携筇、黃短褐一

【二〇】

黃短褐一小真也。《宋人軼事彙編》卷六引《湘山野錄》，在「也」字下有「題其旁云：依此樣寫於仙游閣上。兼自作贊云：乖則違衆，崖不利物，乖崖之名，聊以表德。徒勞丹青，繪寫凡質。欲明此心，垂之無斂」等五十字。

【二一】

公以劒外鐵緡輜重設質劑之法。「輜」原作「緡」，據學海本、張本改。

小真也【二〇】。凌公奇之，於大慈寺閣龕以祠焉。蓋公祥符七年甲寅五月二十一日薨，開真之日，當小祥也。公以劒外鐵緡輜重設質劑之法【二一】，一交一緡，以三年一界換之。始祥符辛亥，今熙寧丙辰，六十六年，計已二十二界矣，雖極智者不可改。

真宗西祀回蹕，次河中，時長安父老三千人具表詣行在，乞臨幸，且稱「漢、唐舊都，關河雄固，神祇人民無不望天光之下臨也。」上意未果，召种司諫放以決之。時种持兄喪於家，既至，真廟携之登鸛鵲樓，與決雍都之幸。种懇奏曰：「大駕此幸有不便者三：陛下下方以孝治天下，翻事秦、漢侈心，封禪郡嶽，而更臨游別都，久拋宗廟，於孝為闕，此其不便一；其百司供擬頓仗事繁，晚春蠶麥已登，深費農務，此不便二；精兵重臣扈從車蹕，京國一空，民心無依，況九廟乎，此陛下深宜念之，乃其三也。」上玉色悚然，曰：「臣僚無一語及此者。」放曰：「近臣但願扈清蹕、行曠典、文頌聲以邀己名，此陛下當自寤於清衷也。」翊日，傳召鑾輿還闕，臨遣，雍人所幸宜不允。真宗便欲邀放從駕至京，放乞還家林，上曰：「非久必當召卿。」

譯經鴻臚少卿、光梵大師惟淨，江南李王從謙子也。通敏有先識，解五竺三國梵語。慶曆中，朝廷百度例務減省，淨知言者必廢譯經，不若預奏乞罷之：「臣聞在國之初，大建譯園，逐年聖節，西域進經，合今新舊何啻萬軸，盈函溢屋，佛語多矣。又況鴻臚之設，虛費祿廩，恩錫用給，率養尸素，欲乞罷廢。」仁宗曰：「三聖崇奉，朕烏敢罷。且又賒貢

所籍名件，皆異域文字，非鴻臚安辨？」因不允。未幾，孔中丞道輔果乞廢罷，上因出淨疏示之，方已。景祐中，景靈宮鋸傭解木，木既分，中有蟲鏤文數十字，如梵書旁行戶郎反之狀，因進呈。仁宗遣都知羅崇勳、譯經潤文使夏英公竦詣傳法院，特詔開堂導譯，每聖節譯經，則謂之「開堂」。冀得祥異之語以讖國。獨淨梵天香導譯踰刻，方曰：「五竺無此字，不通辨譯。」左璫悲曰：「請大師且領聖意，若稍成文，譯館恩例不淺。」而英公亦以此意諷之。淨曰：「某等幸若蠹文稍可箋辨，誠教門之殊光，恐異日彰謬妄之迹，雖萬死何補。」二官竟不能屈，遂寫奏稱非字。皇祐三年入滅，碑其塔者此二節特不書，惜哉！

祥符中，日本國忽梯航稱貢，非常貢也。蓋因本國之東有祥光現，其國素傳中原天子聖明，則此光現。真宗喜，敕本國建一佛祠以鎮之，賜額曰「神光」。朝辭日，上親臨遣。夷使回乞令詞臣撰一寺記【一二】。時當直者雖偶中魁選，詞學不甚優瞻，居常止以張學士君房代之，蓋假其稽古才雅也。既傳宣，令急撰寺記。時張尚為小官，醉飲於樊樓，遣人徧京城尋之不得，而夷人在閤門翹足而待，又中人三促之，紫微大窘。後錢、楊二公玉堂暇日改《閑忙令》，大年曰：「世上何人最得閑？司諫拂衣歸華山。」蓋种放得告還山養藥之時也。錢希白曰：「世上何人號最忙？紫微失却張君房。」時傳此事為雅笑。

夷使回乞令詞臣撰一寺記
「回乞」，同上諸本作
「面乞」。

种司諫既以三不便之奏諫真宗長安之幸，惟大臣深忌之。必知車輅還闕不久須召，先布所陷之基，使其里舊雷有終諷之曰：「非久朝旨必召，明逸慎勿輕起，當自存隱節。」

【一三】

詔下果不至「下」字原脫，據學津本、張本補。

【一四】

彼視山林若桎梏「彼視」原文互倒，據學津本、學海本、張本乙正。

【一五】

一客膳於廊「膳」原作「瞻」，據同上諸本改。

【一六】

太宗親試一賦一詩「太宗」原作「真宗」，據《宋史》卷三〇五《楊億傳》改。

徐宜特削一奏請覲，以問鑾駕還闕之良苦，乃君臣之厚誠也。」种深然之。上還京，已渴佇，與執政議召种之事，大臣奏曰：「种某必辭免。乞陛下記臣語，久而不召，往往自乞覲。」試召之，詔下果不至【一三】，辭曰：「臣父幼亡，伯氏鞠育，誓持三年之喪，以報其德，止有數月，乞終其制。」上已微惑。後半年，知河陽孫奭果奏入，具言种某乞詣闕請覲。上大駭，召執政曰：「率如卿料，何邪？」大臣曰：「臣素知放之所為，彼視山林若桎梏【一四】，蓋強隱節以沽譽，豈嘉遯之人耶？請此一覲，亦安心狂動，知鼎席將虛，有大用之覲，陛下宜察之。」蓋王文正且累章求退之時也。由此寵待遂解，割付河陽賜种買山銀一百兩，所請宜不允。是歲遂亡，祥符八年也。种少時有《瀟湘感事詩》，曰：「離離江草與江花，往事洲邊一歎嗟。漢傳有才終去國，楚臣無罪亦沉沙。淒涼野浦飛寒鴈，牢落汀祠聚晚鴉。無限清忠歸浪底，滔滔千頃屬漁家。」誠先兆也。初，种隱君少時與弟汶往拜陳希夷搏，陳宿戒廚僕來日有二客，一客膳於廊【一五】。纔旦果至，惟邀放升堂，殷勤眎睨，以一絕贈之，曰：「鑑中有客白髭多，鑑外先生識也麼。只少六年年六十，此中陰德莫蹉跎。」种都不之曉，但屈指以三語授之曰：「子貴為帝友，而無科名，晚為權貴所陷。」种又乞素履之術。陳曰：「子若寡欲，可滿其數。」种因而不娶不媵，壽六十一。

楊大年十一，建州送入闕下，太宗親試一賦一詩【一六】，頃刻而就。上喜，令中人送中書，俾宰臣再試。時參政李至狀：「臣等今月某日，入內都知王仁睿傳聖旨，押送建州